

青年

吴昌硕

赵遵生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青年 吴昌硕

赵遵生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吴昌硕/赵遵生著.--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52-1310-2

I. ①青… II. ①赵… III. ①吴昌硕(1844~1927)-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484号

策 划 张仲煜

郭燕红

责任编辑 姚琴琴

装帧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青年吴昌硕

著 者 赵遵生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1/18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310-2/J.827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6541499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咬定青山为哪般（代序）

梁晓声

读罢这部即将付印的书稿，郑板桥的两句诗在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这两句诗，大约是咏叹古松生命力之坚韧的。除了松，别的一概植物种子，虽也有能在岩石裂缝间扎下根须，长成株棵的，但居然能长成挺拔虬苍的大树，而且数百年不倒的，似乎只有松。松的根须是那么的有力，其顽强生长的前提是必得将岩石撕裂，使土壤和水份饱合于岩石的裂缝之间。

于是眼前就出现黄山的松客松了。

吴昌硕如同近代书画印三界的迎客松，是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众所周知，书画印三界密不可分，界中人士每精一而通三。但能在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境地的人士，委实又不是很多。

吴昌硕在书、画、印三方面都自成一家，风格卓越，对界中后代人们影响深远，当然备受尊崇。

我觉得他的命运，接近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曾生活于乱世，时代之疼都曾危害过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然而，他们似乎又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都具有为艺术的高境界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说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要说说本书的作者赵遵生了。

他是我的复旦校友，与我都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毕业生，高我两届。

在我记忆中，他那一届有十二三人。他们毕业后，半数左右的人并没从事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职业，另半数人当了出版社的编辑。如今，所有他们那一届当年的同学，都已先后退休。真正从毕业后一直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人，唯遵生而已。

从本书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创作激情可以断定，他是会继续孜孜不倦地写下去的。

于是我忽然对他的名字产生了一种具有宿命意味的领悟——难道他也是一个遵文学创作之命而生的人吗？

此前我对他的名字并没有产生过以上领悟。是看了这一部书稿，特别是看了《后记》，油然地便产生了。

他的《后记》令我感动。

在《后记》中，他坦率承认，支持他写这一部书的人是不太多的，善意地泼冷水的朋友倒是不少。

如果他预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将是后者们中的一分子。

原因他在《后记》中已写到，不赘述。

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创作。我读这部付印前的书稿，时时能感受到他澎湃的激情，那激情源于他对吴昌硕的敬仰。进言之，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上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物的敬仰。那激情，不仅促使他完成了此书，还促使他完成过《苏东坡》、《天下知音——欧阳修》、《水火吟》（苏东坡与王安石系列小说）、《无悔的狂澜——张澜传》等一系列作品。

赵遵生是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

而这一部书的创作，与他以上几部书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以上几部书，采取的皆是很传统的传记式的创作方法，虽然目的是为了施加影响与现实，但内容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照。而此书却采取了一种让历史人物的雕像“复活”，是与参观者——当代青年的直接对话，在对话中进行历史人物的命运叙述，表明历史人物的人生观、艺术观的方法。而那既是吴昌硕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

为中国当代青年写吴昌硕，希望吴昌硕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人生和事业两方面的良师益友；赵遵生的这一种创作意图极为明确。而此点足可证明，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也是多么的关爱！

正如我是我们那一届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唯一创作至今的毕业生，赵遵生是他那一届创作专业毕业生中的“咬定青山不放松”者。他我二人，每每互相勉励。

现在，他的此部书即将出版了。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无怨无悔的一步，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果。我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心生出一种敬意来。

因为我觉得，他还通过此书证明，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极为年轻的一步。

他所采取的创作方法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他的文字每每激情四射，没有年轻的创作心态，断不会写出那等年轻的文字。

而他这一部书，也几乎可以说是为了献给中国当代青年们而创作的，他希望当代青年喜欢这一部书的创作初衷那么执着，那么显然。

不再年轻，而又能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极为年轻的一步，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衷心地祝遵生兄心想事成！

2012年12月15日

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咬定青山为哪般（代序） 梁晓声 1

引子 1

第一篇 战乱——刻刀下的初恋与死神

第一章 8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3

第五章 57

第二篇 告别新婚——游学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0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8

第三篇 酸寒中——苦涩的煎熬

第十章 112

第十一章 128



第四篇 酸寒中——命运的邂逅

第十二章 144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74

第五篇 酸寒中——痛苦的挣扎

第十五章 188

第十六章 203

第十七章 216

第十八章 229

后记 235

引子

正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性经济持续疲软，甚而城市乃至国家破产频发的危难历史时刻，我们开始了“中国梦”的新长征。这个梦，是多少代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热切的渴望呀！吴昌硕——中国近代书画第一人，便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忘却的梦……

哦，好一片“香雪海”似的梅林！

这便是被联合国确认的世界人文的珍贵遗产——杭州西湖。潋滟水光畔，昌茂梅林中，一壁伴石出世的“龙梅”下，横出一道圆洞门；洞门内外，中外宾客摩肩接踵，看得出，那掂着画夹、抓着数码相机、卷着《考生须知》与听着耳塞中潮流音乐的是学子、考生，中外青老妇孺间，尤以青年男女居多。一个个莫不兴奋、好奇，充满期待。

进得圆洞门，直扑人眼帘的是一幅自石丛里，巨梅间竖“生”出来的迎天旗幡——

东方吴昌硕艺术博览会

旗下，是一尊端肃又可亲的书生蜡像。

“咦，这不就是刘海粟大师吗？”

不知谁个一声“破题”，引出观众一阵哗然！

“蜡像”复活，他是刘海粟，名槃，字秀芳，中国现代美术家、教育家、美学史家与画家，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中国新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刘海粟巡顾着众学子、后生，自报家门：“我是刘海粟。你们要拜访的‘大师’可不是这位——”，他一手点住自己的鼻子，又往旗幡一引，“是他——我们的昌硕前辈。”

参观者一阵期待的兴叹与雀跃！

刘海粟眼光瞄住掂着画夹的学子道：“你们几个想是来报考中国美院的罢？那可先得见见大院长潘天寿先生。”

考生、学子又一阵雀跃！随着刘海粟，他们来到临湖的一间画室。“蜡像”潘天寿正把笔作巨幅《春堂水暖》图。

“哗，就是刚拍出 2072 万天价的《春堂水暖》？！”

一围大哗！

“从画中看出什么了？”刘海粟依然巡视着年轻人，恢复出教育家的天性。

“脱俗！”

“气势！”

“嗯。又对，又不对。”刘海粟见众后生、学子一脸迷雾，莞尔一点，“没见这画里‘躲’着个谁？”

观客茫然不知。

掂着画夹的那位考生冲口呼出：“潘天寿先生？！”

刘海粟笑了。“蜡像”也笑了。他是潘天寿，字大颐，号阿寿，中国现代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后改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他随势一点道：

“画之所贵，贵有我。”

人丛中冒出个女生的声音：“到底是大师之言！”

潘天寿晒然摆首道：“‘言’倒是大师之言，不过教导此言的是我和海粟校长的恩师吴昌硕先生。”

一众惊悟！

随后，以年轻朋友为主导的参观者又跟着刘海粟来到“醉心室”。在一幅《虾图》跟下，“蜡像”人齐白石正提笔审度着。

“哈呀，简直要跳出来啦！”

“这虾里总没有‘我’罢？”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刚问了，即被“指斥”上了：

“嗤！这是虾，人怎么会‘躲’在里面？”

一围戏笑。

刘海粟止住了大家。“蜡像”人仿佛感应到了，旋即复活。他是齐白石，号濒生，中国现代书画大家、篆刻大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没有我齐白石的‘情思’，我的寄托，它们可‘跳’不起来呀！”齐白石一指画中墨虾。

“大师在北方，总不会也认识吴昌硕先生？”

“岂止认识？”齐白石念之情牵，脱口吟出，“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三家？”

“清藤、雪个……”齐白石尚未说了，刘海粟见有观客、听众一时懵懂，便接着解释：

“就是徐文长和八大山人朱耷。”

恍然大悟的学子中冒出一个猜测的声音：“还有一家总不会就是……”

齐白石老人反应敏捷，接口道出：“就是吴昌硕先生，我的朋友和师长。”

“哗——！”

不少听众大出意料地兴叹开了！身为教育家的刘海粟，暗下点着头，自觉着“导游”的责任与负重。他引领着大家又来到书法馆。

一阵兴叹的掌声中，复活的“蜡像”人沙孟海已挥写出四个飞动的草书：

郁勃之气

一位显然是行家的中年书家着意一点道：“颇有唐朝大家‘张颠’——张旭的遗风。”

“这跟吴昌硕先生也有瓜葛么？”

沙孟海笑道：“这是吴昌硕先生送我的见面礼。”他是沙孟海，原名文若，号石荒，中国现代书法大家。建国后任浙江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不少观客直面着“郁勃之气”，欲究其详，还不及问出口，即被刘海粟理解地打住了：

“不用急，跟你们透露一个‘秘密’！请跟我来。”

一行人连连来到印艺坊。但见一方大印正盖上宣纸——

汲古破古

四个篆体大字，古朴厚劲又有“破古”出新之势。复活的执印人诸乐三仿佛还沉浸在印蜕中。他是诸乐三，名文萱，号希斋，著名国画家、篆刻家和艺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任浙江美术学院（后改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何来‘郁勃之气’？”诸乐三环顾着嗷嗷待哺一般的众新生代，一点纸上印蜕，“要在‘汲古破古’，就是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刘海粟关注着恍然憬悟中的男女众生道：“搞懂这份‘见面礼’的内涵了？再看这里——”

众目随势返顾，但见相邻的隔壁，一个身着日本和服的“蜡像”人正将裱好的大幅印蜕挂上展壁——

师道在心

他是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京都人，初师从日下部鸣鹤，后追从吴昌硕。日本一代印学宗师。

“想必先生您也是大师？”

河井仙郎谦逊地躬身回谢：“不敢。”

刘海粟笑道：“何止是大师？河井仙郎还是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

新奇之下，众观客大生兴叹！

河井仙郎表情难抑道：“能远渡重洋，来中国拜师昌硕前辈，是我河井仙郎一生最得意的选择。”

犹如眼下的“印证”一般，一支低沉厚重的思念曲，呜呜传来，很有点撩人心弦！不解又新奇的芸芸学子、后生不由得循声寻望。

这是在兰园。一位身着将军戎装的“蜡像”人凝眸着一丛飞动的兰花，痴情地吹奏着一支铁箫，泪光仿佛已溶入“呜呜”的流泉……

他是闵泳翊，号兰丐，朝鲜闵妃族人，禁卫军大将军，书画家，篆刻家。芸芸观客不由不被异国朋友的痴情所感染，一个个屏息凝神。

“这位朝鲜大将军跟吴昌硕前辈？……”一位女同学很有些费解地悄悄问着刘海粟。

刘海粟低声告诉：“是心心相印的知音。”

但闻得“知音曲”透出些许的悲凉。呜呜声渐远渐去……

又仿佛是承接了朝鲜大将军的心潮，激越的乐曲相继响起——

那已是在演艺堂。京剧锣鼓就像是从铁箫声中化出一般，流泻着激越。

一位是青衣“蜡像”人梅兰芳，一位是旦角“蜡像”人荀慧生。梅兰芳，字畹华，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家。解放后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荀慧生，字慧声，艺名白牡丹，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家。

两人联袂亮相道：“我俩谨以这部京剧《霓虹关》，敬献给我们的知友和恩师吴昌硕先生！”

掌声风动！这风动的掌声随着刘海粟来到一幅硕大的数码世界地图跟前，顿时静默了，一个个参观者大睁起眼睛。

刘海粟欣然引指着图中道：“大家仔细看看吴昌硕先生印、诗、书、画受到追捧的地方——”

大地图里，自中国而朝鲜、而韩国、而日本、而东南亚，乃至西欧、北美；梅花状的粉色彩灯，鱼贯亮出。

“你们再看看于右任先生的画龙点睛之笔。”

刘海粟声方落，大地图上即渐次映出道劲的笔迹——

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

流走的彩灯亮遍五洲四海。

掌声！兴叹声！特地来参观的 21 世纪青老妇孺，尤其是芸芸年轻的朋友们不期而然地欢动开了！

第一篇 战乱——刻刀下的初恋与死神

第一章

在西子湖畔东方吴昌硕艺术博览会磐石间，巨梅下，一尊平实的吴昌硕石雕。一个个中外学子、考生、游客、路人，也不乏新潮美女与帅哥，不期而然地收声屏息，至多悄声兴叹几句什么，显得少有的新奇、敬重，又不无疑惑。

“石雕”人，椭圆脸，光脑袋——正面见不到后脑勺的小块盘发，其貌不扬，身胚短矮。

“就这么个糟老……”

这“头”字刚嘀咕出一半，见众人侧目横扫过来，那小帅哥不得不立马收声。

复活的“石雕”人吴昌硕自嘲地一笑道：“这位小兄弟说得也没错。唉，生来就是这么一付人见人嫌的‘尊容’，跟你们这班帅哥、美女比起来，我这糟老头可就无地自容啦！”

刘海粟被昌硕先生的幽默逗笑了。反倒是嘀咕的小帅哥尴尬了：

“不不，我是瞎说！……”他还没“检讨”了，已被女伴狠狠捅了一拳。

“哎唷！……”

“石雕”人——吴昌硕宽容地笑了。刘海粟也笑了。一个个差不多的同龄人很有些幸灾乐祸！

一位掬着画夹的学子紧瞄着久仰的前辈，欲疑又信地问：“先生就是那

么多大师心目中的大师呀？”

“那是大大师啦！”

“太伟大了！”

吴昌硕又自嘲开了：“‘伟大’？呵呵，我既不大，更不伟，小糟老头一个。”

人丛里乐开了，气氛顿时松快不少。

刘海粟接着即破题道：“你们不是一直催着要见见昌硕先生吗？现在见了，可以当面对教。”

一阵兴奋的缄默。竟是那个嘀咕的帅哥冷不丁冒出一句：

“怎么才能做你这样的‘大大师’？”

女伴又是一拳，揶揄着：“你还‘大大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人丛里发出一阵友善的讪笑。雀跃的各式年轻人按捺不住了，终于蹦出一个声音：

“怎么才能像前辈一样，名扬天下？”

一语惊众。一围哗然！

“名气倒无所谓，创造财富最重要！像潘天寿先生的《春堂水暖》，拍出2072万！咳，那……”

“你不要太‘冏’啦！”

“‘给力’也不是这么个‘给’法。”

“是想‘雷’翻我们哇？”

刘海粟暗下摆首，歉意地一睨吴昌硕先生。吴昌硕不禁有些困惑，还是笑以置之。

“前辈的人生一定不平凡，你是怎么成为‘大大师’的？”

“人生的奋斗之路该怎么走？”

“我们很想知道前辈的‘另一半’。”

……

一阵争先恐后的提问，都满怀着各自的企盼。

刘海粟乐了，环顾着道：“你们这是‘拷问’大师呀？”

一个声音从纷争中冒将出来：“前辈你一生中遭遇最严酷的是什么？”

几乎不期而然，熙攘的纷争骤然间安静下来。